

家园
画卷

大山大水 天开图画

□徐静

《林县志》记载:“每岁晚秋,黄花满谷,故名黄华山。”话虽如此,但春天的连翘开起来的时候,似乎山的每个角落都有它的身影。亮丽的黄,显眼的黄,岂止是秋天的黄菊。前次,初春去的黄华山,风吹在脸上,带着山的苍劲,却又含着春的温柔。春山之上,翠色含烟。粉红的桃花开在山径,开在石罅,开在山崖边,一树一树的,甚至低矮的草丛里也有山桃花开出的星星点点,带着些特有的倔强。这个时候的连翘还有些懵懂,那些小小的花苞正在与春风对话,酝酿着一场花的风暴。未见黄花满山,但那些开放的桃花却染得山色嫣红,甚至潺潺的溪流中也有了别样的色彩,碧色与粉色在波光中交织,又流向远方。

泉水叮咚,小径听得。不知名的野花与细细的野草夹杂在一起,紫的、红的、青的、绿的,将自己欣欣然的心情表露得那么鲜活又那么鲜亮。天空是澄蓝的,放眼望去,山峰耸峙。纯净的天空和着巍峨的

山,是天地间的高远与寥廓,山的断面是一层山石又一层朦胧的绿意,和着苍茫,连绵到远方。

有人说林虑山的山峰像一层又一层的蛋糕,一层有一层的美。也有人说林虑山的山峰像一个粗犷的汉子,带着北方特有的淳朴和憨直。我觉得林虑山不仅有天工造化,更有在亿万年的时光里沉淀和积累下的高远,深远和平远。你翻开它的柔美,却未防峰峦拐角里暗藏的险峻和巍峨;你看到它的沧桑,却又能感受到每一次春的生发里蕴含的朝气和活力;你翻开它的粗犷,却又在山崖峭壁上看到了它的雅致和古拙。郭熙曾说:“太行枕华夏,而面目者林虑。”黄华山,林虑的山啊!

沿着野径,向着谷的深处漫行。谷里的青草香,泥土香和着大山负氧离子的清新将我环抱,然后又漫溢开来。春天里的黄华山还带着些惺忪,但并不妨碍我们踏着春光,一步一步在山坳里走向山巅。山顶,阳光落在初生的嫩叶上折射出来的青绿就像一幅油画,光影与绿色交织,山是背景,云是留白。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了

山门口那块“天开图画”的石碑,斑驳的碑面,遒劲有力的字,是时光冲不淡的风景,也是时光里永恒的画图。

今秋,随着安阳市作家协会“大美安阳·魅力林州”研学团来到黄华山,我再一次见到了这块石碑。但这一次,和春天看到的感觉又大不同。碑还是那块碑,在众人围观之下的碑,在秋天晕染之下的碑,却仿佛多了些神秘和厚重。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。但我知道,看到这块碑,我想到了春天时看到的景致,想到了造化天成、鬼斧神工,想到了北方山水画派的鼻祖荆浩。荆浩隐居在也属于林虑山脉的洪谷山,他看到了林虑的大山大水,也看到了林虑山的雄伟壮阔,在岁月里,在他的画笔里,终得“开图千里”。

山水之于我们,不仅是风景,更是画笔下的线条,是红笺上的小字。山水,与诗行相通,与情怀相寄。在山水里的开悟,是在自然里寻得的真趣,亦是隐藏于诗词里的山水。当韩琦贪恋此地风景,欲在此“编山居为归老计”的时候;当王庭筠隐居于此创立黄华书院、与友吟诗作对的

时候,我想,他们在黄华山看到了高致,也将黄华山的山水放置于了自己的胸怀,放置于了更远的天空。

春天来,没有看到黄色的连翘,但今秋,我看到了菊花的黄。黄色的山菊花在山坡上,开在岩石的缝隙里,它们并不在意自己开在了哪里,它们只管开自己的花,将山铺满。我闻得到它们的香气,略微有些苦味,是好闻的药香,还带着秋的清冽。这香是经霜的香,是过滤掉寒凉的香,是恣意开放的香,也是自由自在的香。

就像春天里不仅有连翘的黄,还有桃花的红和粉;秋天里也不仅有菊花的黄,还有黄栌的红和绿。黄栌开成火把,也举起山的青绿,为我们照亮秋山。

这里,春天我来过,秋天我也来过,来过的似乎只是两个季节,但在春去秋来之间,是时光,是岁月。黄华山的春秋是随季节变换的风景,而我们的春秋是可以随处采撷的自然,也是可以放置于自己行囊的诗行。

春秋的风里,有大山大水,天开图画。

诗词
歌赋

期盼一场雪的覆盖

□朝君

你是说终究没有下雪
在辽阔的田野,麦青开始在阳光下疯狂
这个该下雪的季节,枯枝竟然吐出了苞蕾
一群麻雀在啄食散落在地面上的槐豆
看不到雪,更看不到梅的影子
谁试着把门扉裂开缝隙
让寒风挤进冰冷的屋舍,挤进父亲的骨缝
他早已丧失了强壮的躯体与矫健的风姿
不需要翻晒的豆粒,被父亲垛了又垛
冰块凝结了河水,一只落单的鸟在翘首仰望
真的期盼一场雪的覆盖,覆盖这乡野的空旷
覆盖一座座屋舍的鳞次栉比

江城子·洹上

□魏延庆

江山垂钓宿云藏,水汤汤,野茫茫。洹上风
光,风骨振衣量。商邑流云追静女,蝉未歇,蝶
轻狂。

帝都千载话兴亡,老城塘,遣谁妆。仓巷新
颜,最爱稚圭郎。月落灯明烟火沸,人把酒,意
飞扬。

心香
一瓣

情意

□李献昌

在豫北某市,一条东西延伸的街道上,隐藏着一个不起眼的单位,门楣上悬挂着“市史志办”的铜色铁牌,显得庄重而深沉。步入院内,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见证着时光的流转。

老李是这里的门卫,已默默地坚守了二十八个春秋,他的本名叫李公益。每日清晨,老李早便打扫院落,擦拭门墩、烧水泡茶。他言语不多,但每当有同事或访客光临,他总是起身让座,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粗茶。那茶水虽不精致,却饱含温情。同事们常说:“这院子若没了老李,便如同菜肴少了盐,失去了那份独特的韵味。”

老李的儿子今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。老李虽未张扬,但喜讯仍如春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单位。不少人送上礼物以示祝贺,老李一一婉拒,只在门房内贴上一张红纸,上面工整地写着:“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厚爱,小儿幸得微进,实不敢骄。”这份谦逊与低调,让人们老李更加钦佩与敬重。

市史志办有一位同志名叫陈刚,年逾四十,因长年伏案撰写古籍,背脊微驼。去年,陈刚的女儿考入了本地一所师范院校。老李特意购买了陈刚平日里最爱吃的龙须酥和核桃酥,又托人买了两只道口烧鸡,亲自送到陈刚家中表示祝贺。老李说:“老陈,你可真有福气啊!”一句话,暖了陈刚的心。

今年夏天,陈刚的父亲突发脑出血,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为了筹集医药费,陈刚忍痛卖掉了老家的祖屋。父亲出院时,陈刚不仅身形消瘦,眼窝深陷,连走路都有些踉跄。尽管如此,他依然没有忘记老李的喜事。

一天的黄昏时分,陈刚走进了门房,进门便说:“老李,你家儿子有出息,真替你高兴啊!”老李连声道谢。深夜,老李发现桌子上的报纸下面压着一个小红包,还有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:“礼虽轻,情意却重。愿孩子前程似锦,不负寒窗苦读。”

那一夜,老李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第二天一早,老李便去了银行,从不多的积蓄中取出一些钱,悄悄塞进了陈刚的抽屉里,并附上一张字条:“孩子能考上清华大学,全靠你当年那句话点醒了他——‘读书是穷孩子的梯’。这点钱你先用着,以缓解眼前的困难,啥时候有钱了再还。”

陈刚看着字条,手微微颤抖,眼眶瞬间湿润了。

后来,在院中相遇,两人总是轻轻点头致意。阳光斜照而下,树影斑驳,他们虽未言语,却仿佛已说了千言万语。

陈刚与老李,这两位平凡的男人,用最质朴无华的方式深刻诠释了“情意”一词的分量。

我愿是这座桥

□微风

自从在殷墟博物馆当了志愿者,我一直想去看看那些在北京“出差”的宝贝文物,于是前段时间专程去了趟北京看展。按照行程,我先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在展厅里,我驻足在那尊熟悉的司母戊鼎前,它依然沉稳如山、肃穆而立,饕餮纹在灯光下流转着三千年前的光泽。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轻声念着说明牌上的“殷墟”二字。“这是来自我的家乡安阳的器物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自然地响起,像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里无数次讲解时那样。

那天,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成了一名“殷墟使者”。在一片刻着卜辞的甲骨前,一位爸爸带着儿子驻足欣赏,孩子问爸爸:“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呀?”爸爸一

时无语。我犹豫了一下说:“这是甲骨文,因为这些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,所以叫甲骨文。”这时围拢来一些游客,我想他们可能也想听吧,就接着讲:“在商朝,无事不占,凡事必卜,大到战争、祭祀,小到生病、学习,而这些裂纹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决策。”我发现在这张卜辞上有一个甲骨文“子”字,于是说:“这个字就是甲骨文‘子’,孩子的‘子’,你们看它像不像一个刚出生的大头娃娃,把手伸在头的两边,高兴的时候还会手舞足蹈。子是商朝的皇族姓,比如商王武丁就叫‘子昭’。”

在青铜器旁,我解释每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、族徽符号背后的故事。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——当冰冷的文物被还原成鲜活的历史片段时,某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就发生了。

如果你来安阳,你能感受到更完整的故事。站在殷墟的土地上,你会听见洹河的风里还有商代的回响。那里有妇好墓的完整发掘现场,有模拟的青铜铸造作坊,最重要的是,你能触摸到那种真实——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的真迹。“欢迎你们来安阳,来殷墟博物馆,我随时乐意为你们讲解。”我总是在结尾这样。这一刻,我感觉我就是一名文旅推荐官。

有位先生感慨道:“去过那么多博物馆,还是第一次听人把青铜器讲‘活’了。”我笑着说:“如果您去安阳,每一件文物都会自己开口‘说话’。”

第二天,我来到了中国考古博物馆,在一楼大厅等待参观时,有两位女士在商朝马车遗迹前一面观赏一面讨论。听到

她们在探讨这辆马车是怎么运到这里的时候,我走上前主动说:“它们是整体套箱运输的。”随后,我便自报家门,没想到她们其中一位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。有着共同身份、共同爱好的我们同时惊呼道:“我们互加微信。”我们一起参观了博物馆,互相讲解,互相学习。后来,我们成为了非常聊得来的朋友,互相约定要去对方的城市看博物馆、看古迹、看景点,另一个人要全程陪同、全程讲解。

这或许就是文物的魔力——它们沉默千年,只为在相遇的瞬间唤醒我们共同的记忆。作为殷墟博物馆的志愿者,我愿成为这座桥梁,连接受众与那片古老的土地,让更多人踏上寻根之旅,去殷墟,去安阳,亲耳聆听历史的声音。

随感录(三章)

□王亚方

荷花

站在水中央,抽打雨的脊椎。
握紧寻找,便是握紧自己的声音,真切地向上攀爬,动感十足。
规避沉重的星群,同时又无限靠近那些叫作轻盈的事物,一如靠近谋划许久的理想。
清香的气息和韵味,纵使神偷也无法偷走。
须臾不忘使命——要装饰秋风。

油灯

在那晚,呈现出多个侧面。
每一个侧面都适宜安然端坐,倘若情愿,也可以选择站立,像故乡的诗歌一样。
照耀着誓言,以和谐的节奏轻轻跳跃,没有什么景象会比这更好看了。
愿望交给钟表的指针,而且选择不闭眼眸,竖起耳朵倾听。
倏忽发现,正有人从中间打马穿过。

麻雀

不看冬天的脸色,只管一如既往地向前飞。
穿透一切雪,激发了一片僵硬的灵魂,使之扬厉起来。
每根如铁的枝丫都是家园,每段如山的坎坷都是安抚肠胃的食物。如此体认,早已被小小的生命验证为真理。
与鸿雁相约,从未感到过愧愧。
永不停歇节拍的逗号,一次又一次地灵动着,压低了苍穹。



初雪印记 (王相吉 摄)

岁末
札记

易园雪记

□布衣

岁在乙巳,冬雪飘落。洹南易园,万籁悄然。余自北门披雪而入,步玉桥西折,复南行百二十步,忽见丘陵之上,黄梅破雪,寒香浮动,若幽人夜语。疾趋而前,积雪没履。虬枝戴雪,金蕊光灿,恍若星芒坠琼瑶之间。有诗曰,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,今见其交映成韵,始信造化有兼美之妙。点

点寒英,灼灼然似天地未泯之真气。

穿疏林,循冰溪东行,得赭桥卧波,奇石负素。四望皑皑,千枝垂素,万萼敷银,疑游姑射之墟。桥南有太极湖,取象周易,澄潭幽玄。时雪霁云开,阴阳二仪昭然可见:半池凝碧,半渚敷素,森森乎!令人遐想也。

湖光澄鉴,倒映古城新邑。环岸徐行,见远处从林如带,琼枝含烟,径边偶见红梅朵朵,连翘点点,甚是寂寂。

空幽,恍入辋川画境。

复西行数百步,伫桥观荷。寒茎挺姿而掠雪,枯叶领首则戏水,分外传情。蒹葭绕池,微风摇玉,似羽客振衣。忽有野兔破镜,瞬破一方沉寂。

转身向东,仰见高大白杨梢头,一双喜鹊正忙于筑巢,时而喳喳欢叫,划破天空。

乙巳孟冬,大雪节七日,于安阳苑,布衣有记。

本版组稿 杨凌高